

经历千年，那些红颜，已经芳华落尽。
岁月堪伤，她们都曾有自己的素年锦时。
临水照花，如今谁又是谁的倒影？

误读魏晋胭脂色，细数那些史书未多着墨的风华女子

流香潋艳

【汉魏南北朝的红颜往事】林素微 著

流香澁艳

【汉魏南北朝的红颜往事】 林素微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香漱滢 / 林素微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229-03074-2

I. ①流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女性—历史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通俗读物 IV. ①K828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2912 号

流香漱滢——汉魏南北朝的红颜往事

LIUXIANG LIANYAN—HANWEI NAN-BEICHAO DE HONGYAN WANGSHI

林素微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刘嘉 郭莹莹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封面设计: 第七印象·白咏明

版式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卢晓鸣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.25 字数: 183 千

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3074-2

定价: 26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若相惜——晋武帝左贵妃左棻	1
一捻红——晋武帝胡贵嫔胡芳	14
忆王孙——北齐神武帝娄后娄昭君	28
满庭芳——北齐武成帝胡皇后	64
忍泪吟——北齐文宣帝皇后李祖娥	91
横塘路——北齐后主皇后穆黄花	151
念奴娇——北齐后主淑妃冯小怜	176
燕归来——举案齐眉的孟光	208
责云怨——被误解了的朱买臣之妻	232



若相惜

晋武帝左贵妃左棻



—

《三都赋》一出，洛阳为之纸贵。自此，左思的才名，海内皆知。

其妹左棻，虽不若左思知名，可是，在西晋的文坛上，这对兄妹，如同今日倪匡和亦舒之于香港，都是不世出的奇葩。——上帝造人的时候，真是慳也偏向，他让文曲星的光芒，两次照临同一家。

左棻不美，左氏亦非名门，照说这样的女子，本没有进宫的机会。那时候，后宫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广集民间的秀女，采择其中姿首出众的，备位后宫。左棻的样貌，可能在海选阶段，就被刷下去了，岂有机会得见天颜。

可是，她好学善思，虽是弱龄女子，却写得一手锦绣文章。如绝代名伶，一曲惊世。她的文章，虽然素淡，却读后隽永，余香满口。

当时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以谈文论道为主，娱乐圈的明星



— | —



引不起他们的兴趣，他们更愿意追捧文坛上的新星。左棻的才情，在冠盖云集的京华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不知道怎么的，就传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耳朵里。

司马氏的后宫，鸠集了各式各样的美女，可是，像左棻这样才情出众的，挑来挑去，还真挑不出来一个。

就像那些有收藏癖的人，纵然雕镂精美的博古架子上已经摆满了各种类型的藏品，一旦得知尚有一种看上去粗陋，实际上品相绝佳的款型还没有纳入自己的囊中，也会日日夜夜，心心念念，心里像猫抓一样的难受。为了使这种遗憾不至于变成遗憾，晋武帝一纸诏书，宣左棻入宫，拜为修仪。

左棻入宫，一荣俱荣，她的父母、兄长，举家从山东迁至洛阳。

同皇室攀亲，对左氏这样的寒族来说，是一种荣耀。因着这个机遇，左思被擢为秘书郎，后来，又跻身“二十四友”，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外戚贾谧讲《汉书》，也算进入权力中心层了。

左棻自己，恐怕也是心中窃喜——古往今来的文人，大多嗟叹怀才而不遇，所谓恨无知音赏，弦断有谁听？她是有很多粉丝不假，可是，那些人中又有几个真正懂得她诗文中的雅意呢？大多是趋从时风，跟着瞎起哄罢了。

虽然是女子，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，她太渴望有一个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的人了。晋武帝的诏书，在某一段时间让她误以为，冥冥中有上天安排，令她邂逅了这样一个知音。而且，这个知音，还是当今的圣上。别的不论，单是在虚荣心上，也是一种满足吧。

无论是谁，都有理由相信，自己今后的生活，必是柔情蜜意，你依我依——一段绝世的恋曲，如同蝶翼，即将在京华烟



云中，徐徐展开。左棻久居深闺，她的阅读经验虽比同龄的女子要多，可是，她的人生阅历，还远远没有开始。那么，无论她怎样展望自己的未来，都不算过分吧。

可是，并不是每个李清照，都有一个赵明诚等在那里，就如同，并不是每一个杨绛，都能配给钱钟书。进宫不久，左棻便发现，自己当初的浪漫怀想，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。

史书中说：左棻姿陋无宠。属于她的日子，还没开始，便已结束。

后宫的美人多如牛毛，皇上的雨露有限，那润泽，轮不到她。

二

说到这里，似乎有必要考察一下，左棻的相貌在当时的社会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准。对此，史书中仅一笔带过，含含糊糊，语焉不详。要知道，后宫里的女人，都是选美大赛中的胜出者，如果以她们作为参照，那么一般的女人都得找块砖头撞死，而且，左棻也没有画像流传下来，想要给这女子的样貌一个相对明晰的定位，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左棻相貌虽不好说，她的哥哥——左思却有据可查。据说，当时的美男子潘安姿容婉妙，粉丝多多，他乘车出游时，崇拜者纷纷往他的车上投掷时鲜的水果，掷果盈车，以表达自己的爱悦。左思听说了这件事，也效法潘安，乘车游遨。可



是，没吸引来妙龄女子不说，反倒引来一群老太太，这些老太太也不给左思面子，纷纷朝他吐唾沫，结果左思挂了一脸唾沫星子，委顿而返。在形容左思的相貌时，《世说新语》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八卦杂志用了五个字：“左太冲丑绝”！一个人能丑到登峰造极，且为众人唾弃的地步，也算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了。

兄妹俱秉父母之体，继承了大致相同的遗传基因。左棻就是比自己的兄长好看，也好看不到哪儿去，在当时的社会里，姿貌可能尚在中人之下，这还是往好了说。当然，也不能太难看，若是真像她兄弟左思那样，活生生的一个无盐女再世，估计晋武帝就是再爱才，也鼓不起勇气把她招到宫里去。

所以，我总是怀着小人之心揣测，左氏兄妹的才情，在魏晋那个畸重风度与姿貌的社会里，是不是硬逼出来的。在当时，人们推崇的是姿容如玉，风神俊朗，风度翩翩，望之若仙的人物。倘有美男或美女横空出世，即便胸无点墨，不学无术，人们也会疯狂地追捧。左棻与左思，生在当时，是生而不幸。由于先天的不足，没有动人的姿容可供瞻仰，出于一种不甘人后的补偿心理，他们只能在增益学识和才艺上做文章。

左思少年时曾学书法和鼓琴，皆不成。就是那首闹得洛阳纸贵，造纸厂老板赚得盆满钵满的《三都赋》，也是穷十年之功才写就的。可见他不是那种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的天才型诗人。左棻是否有文艺方面的天赋，现在还不好说，由后来她经常受诏写宴会和悼亡之类的应景文章来看，恐怕不像她老哥那样，是个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的慢热型写手。

道理很简单，宴会上众目睽睽，众口喧喧，大家都停杯待箸，等你的文章佐餐呢，你要是半天才鼓捣出来一句，难道想把大家生生饿死？悼亡之作更是如此，生人等得，死人等不

得。所以，不论质量，左棻的作文速度，比哥哥肯定要快上许多。

不知道别人能从这里面看出什么，我看到的是，左氏兄妹不甘平庸，向命运发起的挑战与冲锋。

——人生只有一次，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活得漂亮些？

左棻得入晋廷，完全得益于她在写诗作文方面的盛名。那个时代不像现在，美女作家多如牛毛，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砖头，也能砸着好几个。西晋文坛上纵横捭阖的基本上都是男子，广大女同胞大多老实地待在闾内操持家务，是故，左棻的横空出世，立刻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。这其中，也包括晋武帝司马炎。

西晋社会对男女之别看得不是很严重，但是，好人家的女孩儿还是恪守着世代相传的规矩礼法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入。左棻的人隐藏在闺阁之内，文章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。人性里的窥视欲，使读者在为那些奇思妙悟拍案叫绝的同时，也在暗暗揣测，是怎样灵秀的女子，才能写出如此动人的诗篇？空间上的阻隔，迫使人们对作者的形象做出种种美妙的构想。左棻越是深居简出，这种构想和猜测便越狂热。也难怪，他们那时候似乎还不知道见面不如闻名这句话。

晋武帝似乎也中了这种狂想的毒，证据便是发布了一道诏书，将左棻接进宫去。

孔老夫子云：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由此看来，还是男人了解男人。晋武帝将左棻弄进宫里之后，把玩个三五日，新鲜劲也就过去了。除了资深美女皇后杨艳和野蛮女友贵嫔胡芳以外，还有那么多的倾城名花争先恐后地等着他的临幸呢，他要去哪个妃子那里，还得乘着羊车，由天意来决定；哪能在这



个相貌平平的小女子身边耽搁太久呢？再说，既然进了宫，就是他的所有物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还怕她飞了不成？

左棻文章是写得不错，这一点连晋武帝本人也不能否认。但是，兴许是书读得太多，这女子一举一动都要有个招式，不解风情，不屑情挑，沉闷而无趣。道德文章他在朝堂上见得多了，退了朝是私人娱乐时间，此时，他需要的是活色生香的解语花，而不是一脑门子官司的女学究。

钱钟书说：女人有女人的聪明，那是一种灵慧妙悟，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。比了这种聪明，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。又说，真聪明的女人绝不用功要做才女，她只巧妙地偷懒。

这几句话，多年以前就已看到，当时颇不以为然，现在想想，真是精辟。就左棻这个个案而言，才学不啻于一把双刃剑，少年成名，给她带来了声誉与机遇，与此同时，也令她与俗世中的幸福渐行渐远。

对晋武帝而言，除此以外，恐怕尚有一点不足为外人道，这女子博学多识，跟她讲话，得分外小心，生怕一个不留意，就露出自己的“小”来。后宫的粉黛，远远超过三千，崇拜者那么多，何苦在这儿找罪受。

即便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得到了，狎玩了，好奇心、窥视欲满足了，静下心来想想——不过尔尔，也就释然了。

单就这一点来说，这个武帝就远远比不上另一个武帝——我指的是魏武帝曹操。曹操本人兢兢业业，克勤克俭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的，听说蔡邕的女儿文姬尚在人间，立马不惜血本，派人携带黄金千两，白璧一双到南匈奴将文姬赎回。文姬归汉以后，曹操也没将她据为己有，而是安排她嫁给校尉董

祀，令她终身有依。虽说后人据此敷衍出《曹操与蔡文姬》之类的剧目，暗示两人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愫，可是，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是如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二白得很呐。尽管阿瞞也干了不少煞风景的事，可是在这件事上头，由不得人不拍手称快。

由此可见，真正的懂得是有距离的欣赏，而非强弄上博古架子，抑为禁脔。

三

左棻的命运，实际上在未进宫时，就已注定。——武帝从来不是好才甚于好色者。他同皇后杨艳是真有感情，这种感情已经深厚到对前者的话基本上言听计从的地步。杨皇后对他源源不断选秀入宫的行径很是不以为然，而且，经常在选秀的现场使些女人的小伎俩——故意刷掉那些有绝色，入宫后可能获殊宠的潜在对手，代之以身量高挑、肤色白皙，但相貌普通的女人。按说，武帝对杨艳的真实想法未必不知，可是，了解归了解，也没挡住他到处寻芳。

追求永无止境——如同大多数的收藏家一样，他只是对于那个寻觅的过程太过痴迷，一旦落袋为安，也就不再惦记。除了杨皇后和胡贵嫔以外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令他长久地停驻，左棻也不能。

她的才华，为她带来了那个时代女性极少能够获得的荣



若相惜

——晋武帝左贵妃左棻



耀，与此同时，也令她与尘世中唾手可得的幸福渐行渐远。假如嫁给一个门第相若，品貌相当的男子为妻，她的人生，是不是会是另外一番模样？历史不能假设，可是，我们这些读史的人，总忍不住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为事件中的主人公设计一条看似圆满的路。这才真真是读《三国》掉眼泪，替古人担忧呢。

寂寂深宫，更漏迟迟，武帝的羊车，不知流连于何处。左棻躺在空了一半的榻上，辗转反侧。冷月无声，清寒彻骨。即便是彻骨的清寒，也只能抱紧手臂，用自己的体温，温暖自己。此时的她，是否有“误攻文字身空老，却返樵鱼计已迟”之怨呢。

这样的认知令左棻感到失落。是失落，而非绝望。她是清醒的女子，对自己的硬件和软件都有明确的估价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清楚地知道，后宫里纵有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桥段上演，那主角，也不会是自己。皇上就一个，成千上万的妙龄女子耿耿相向，等着武帝的垂怜。这样的竞争，不可不谓惨烈。进还是退，这是个问题。

如果说进宫之初还对邀君恩，获君宠抱有幻想的话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个梦想也渐渐发黄褪色。后宫的群芳，争奇斗艳，姹紫嫣红，各逞妍态。左棻面目平庸，若想凭着姿容上位，除非有神迹发生，比如《聊斋》里面的那个陆判再次昏头昏脑地从地府爬上来，无偿为她换上一个美女的头颅，否则，这绝对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
至于皇上的眷宠，得之，我幸；不得，我命。如是，而已。

她没有颠倒众生的相貌，没有强大到可以作为后盾的娘家，亦没有染指朝政的野心。她有的，是一只运转自如的笔，

一双察物入微的眼。这是她，在彼时，唯一的依恃。

这支笔啊，她的荣辱盛衰，皆因它而起。命中注定，她离不开它。

于感情上，武帝对左棻不甚亲近，可是，他深谙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的道理。先皇后薨亡，新皇后册立，举办宫廷宴会，或者是有方物异宝呈上，武帝必召左修仪为赋做颂。左棻才思敏捷，文辞典丽，写起这些命题作文来是熟极而流，一蹴而就。所以，她虽然姿陋无宠，却以才德见礼。

左棻更因这些官样文章屡获赏赐，常有大笔的资金流入挎包。后宫的女子大多以色事人，而左棻，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吃饭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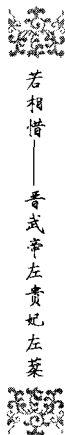
她们有的，她没有；她能做的，她们做不来。这是一种微妙的，不足为外人道的奇异平衡。

我常常设想这样一个场面，西晋的宫廷，大张筵宴，煌煌赫赫，飞觞酬和，歌舞影集。那样的盛事，难描难画。她受诏作文，弹指之间，文已草就。稍瞬即逝的美，永远地凝固在笔端。伶人抑或歌者用清越的穿云嗓将她的文章唱颂出来，在座的宾客，彩声一片……

那是属于她的日子！

四

有人说，左棻在宫中的地位，是靠出卖文学理想，写那些



并非发自胸臆的应景文章换来的。言外之意，她若不入晋宫，在文学上的成就当更为显著。我却不以为然。若是左棻嫁入平凡人家，生上一堆孩子，整天在公婆、丈夫、孩子、衣食住行之间忙活，根本倒不出时间来思考，更不用说写文章了，难道这样，就能造就一个更优秀的左棻？恐怕不尽然吧。

在西晋的皇宫里，再不济，也是个有闲阶级。她有大把的时间读书、发呆、作文、雕琢词句。不过，这对左棻来说，是幸还是不幸，又有谁能够说得清？

对武帝而言，左棻所充当的角色与其说是妾室，还不如说是文学侍从之臣更为恰当。他对她的态度，不是亲狎，而是对才子的敬重，为对方才华倾倒的叹服，还有，就是客气。对才女左棻来说，这是一种荣宠，可是，身为晋武帝司马炎的修仪，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。

——客气导致疏离，这是一种宣判，你们彼此，永远也进入不了对方的心。

再怎么悍妒的女人，也无法把她树为假想敌。作为女人，她的失败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一览无余。

平凡样貌和疏离的姿态，使她避免了成为宫廷斗争和女人妒火下的双重牺牲品的命运，也使她能够抽离出来，以他者的眼光来观照这个世界。西晋的后宫，同历史上的大多数后宫一样，是歌舞、情欲、欲望、权力、阴谋等元素交相登场的舞台。而左棻，对于这明暗交织，目迷五色的一切，只过一眼，却从来不沾。

亦舒笔下的喜宝说：我要很多很多的爱，没有爱，就要很多很多的钱。如果两者都无，至少我还有自己。

作为一个女人，左棻至死没有得到晋武帝的爱。在司马氏的后宫，她能而且只能争取这个人的青睐。这个男人的爱，只

有一份，却要分给后宫上万个女子，如果不是宠冠群芳，就算得到了，也寡淡得如同清水，浓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而且，还得时时提防着，旁人将这微末的所有从手里抢走。所以，即便得不到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至少，她以自己的诗文挣了金钱以及尊重，同时，还拥有她自己。

左棻有一首题为《啄木》的诗，读来，很有一种以诗言志的意趣。

南山有鸟，自名啄木。
饥则啄树，暮则巢宿。
无干于人，唯志所欲。
此盖禽兽。
性清者荣，性浊者辱。

这首诗，看似直白，却如雨后芭蕉，有清冽的气息。透过自己的生花妙笔，那个衣衫素淡，容颜静默的女子告诉我们，所谓的自然之道，不过是不违本心，而已。

也许是思虑过度，如同大多数文人一样，左棻体羸多患。得到武帝的允准之后，她便安静地闭居在华林园的薄室，在丰茂深远的草木之中，吱吱呀呀的机杼声里，将自己的青葱岁月，慢慢消磨。——在危机重重的后宫里，她实现了自己的隐遁，倒也难得。

武帝每过华林园，必要回辇相访。她之于他，仿佛是山中的高士，只可远观，不可褻玩。

这样也好，没有期盼，也就省略了刻意迎合。武帝来访的时候，左棻表现得大方而舒展，辞对清华，妙语如珠，使得左右侍从，莫不称美。此时此刻，这个相貌普通的女子，脸上仿



佛笼罩着光辉。她那平庸的长相，也变得生动起来。

如果一生，都可以这样删繁就简地过下去，直到生命的尽头，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

在外人看来，她的心，如幽深无波的古井，清凉而岑寂。没有人知道，这无欲则刚的女子，也有牵系。那一年，她受诏作《离思赋》，文中有这样的句子：

意惨愤而无聊兮，思缠绵以增慕。夜耿耿而不寐兮，魂憧憧而至曙。

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元春所说，宫里是个“不得见人的去处”，左棻的父母兄弟就在洛阳，可是，虽近在咫尺，却远隔天涯。静夜里，想家时，她只能依靠想象，来填补内心的缺口。——到如今，无论是承欢膝下，还是安享天伦，都只能是瞑然一梦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左棻的哥哥——左思，也有一篇类似的文章。在这两篇文章里，兄妹二人不约而同地用了同一个意象：参商。

参为参宿，属猎户座。商为心宿二，属天蝎座。参出冬夜，商出夏夜。二宿此出彼没，永不相见。——离亲入宫，对左棻来说，是永远的伤口，不能碰触。即便是偶尔提及，也会刻骨地疼。

对左棻的家人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容我再次借用贾元春的话：“虽富贵已极，骨肉各方，然终无意味！”

月缺花残，离人恨重。流年逝水，永不再来。

世事如棋，转眼之间，便已苍黄翻覆。

皇后杨艳病死，杨芷荣登后位。后来，武帝也去了，他的儿子惠帝登基，贾后专政，开始清算杨氏外戚，小杨皇后幽闭

冷宫，生生饿死。然后是八王之乱，然后是反反复复的废立……一拨一拨的人，嘈嘈切切，纷纷攘攘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她是一个旁观者，同任何一方势力都没有关系。他们死了，她还活着。

恍若一弹指，她已鬓微霜。可是双目，依然清明。她的这双眼睛，看过了太多的爱与恨，挣扎与算计。爱至切肤，恨到入骨，机关算尽，死去活来。可是，这些终究都会过去，都会过去……

才女晚年，空余老病之身。

华林园的薄室，久已无人修葺，长满了荒烟衰草。屋内屋外，皆是寂寂。只有庭前花树，依旧开得烈烈如焚。

年已不惑的她，轻轻合上书卷。抬首的刹那，意念萧索，仿佛落寞……

